# 穆堂初稿

# 穆堂初稾卷第三十六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六

## 冷吉臣羅漢圖序

羅漢蓋西竺浮屠之善幻者也其所爲神通皆寓言非實事司馬温公論佛書謂其誕吾不信不知其不必信亦不必不信也萊州冷君吉臣以繪事供奉

內廷垂三十年嘗因

聖祖皇帝六十聖壽作羅漢圖以進其徒取其稾本雕版以傳

是年余奉

旨纂修

萬壽聖典故侍郎王麓臺先生作

萬壽圖長二十餘丈鉅麗工妙畫史凡十數人而吉臣爲之冠

余因識吉臣後十年甲辰余以截漕在天津吉臣扶杖來謁白首相看追往道故蓋余已口就衰而吉臣則既老矣話間出所刻羅漢圖屬爲序展而覩焉恢詭譎怪信天下之奇作也記憶昔年從郎溫勤公家覩唐吳道子白描十八應眞圖絹素糜爛無數寸完者郎公以白金數百兩購善手裝潢補其敗闕其眞贋不可知莫不歎爲工絕然道子未嘗親見羅漢直以意爲之耳惟唐

太宗時外蕃數十國來朝貢集闕下殊方詭俗常所未

睹命閻立本作王會圖寫親見其狀而爲之今

國家威德周乎四裔西極藏詔湯古特之遠悉入版圖達

賴喇嘛以時來朝羅漢特其侍人吉臣嘗親見之今此

圖不知視道子應眞何如以擬閻立本王會圖之一豈

不偉哉其誕與否固可置而不論也

座主韓城張公壽序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餘必有碩德偉人以惇厚之德沉深之用為一世培元氣養太和以成渟龎之風以綿無疆之祚其用意常若過於厚而

朝野上下陰受其福而莫之知而天之所以福澤其一身者亦保艾而無已蓋嘗論所謂仁者之壽不獨以體之靜而致然也我座主韓城張公先生用制科起館閣歷官刑部尚書十五年於茲嘗執法爭重獄活十數人乘其官既與公爭者並以罪伏法

聖祖皇帝察公所持直旋起公於家柄任益篤近復以司屬失

出要囚妄引公公不自白鐫數階以去其事與昔之執法稍殊而用意之過於厚雖被議而不悔則今昔固無以異也公臨行語人云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我

國家太平久重典固無所用之惟中典可常行今

聖人有道踐祚之初雖繼體非新國比然推

九重好生之德誤用輕典即獲戾所忻然嗚呼公之用心可謂仁矣公學問文章衣被天下著弟子籍者以千百計

上承數世簪纓之舊下啟子孫絲綸之掌海內學者望

公巍然若泰山喬嶽不可攀躋而公之深仁厚澤足以

佐

國家培元氣而養太和因以福其一身保艾而無已者恐

未能盡知也今歲公年七十門下士方擬躋公堂稱兕

觥引仁者壽之說以明公所以用心者而公先期出都

西還關中矣詩有之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昔東人所以慕周公者袞衣繡裳能無望公還

朝持台鼎以佐維新之化乎 綋等材薄無能逮風雅之英

尚擬製一言祝公庶幾鴻飛九罭之義也

壽巡撫郎公序

嘗論以壽屬之仁者而其用則爲靜仁者以靜而致壽也其外焉足以寅亮天地使民物無疵癘夭札之憂而內之足以康強其一身嘗以此理求之今世則惟吾江西巡撫郎公先生爲獨備焉公生於華冑世有將相建牙開府者不一人未弱冠卽通籍甫壯歷方面晉監司觀察九閩開藩三浙逾四十而撫吾江右八県世之貴處得爲之地以他人當之其淩厲亦且不知何如而公之心獨厚於仁公少負奇質讀書目數行下髫齔時偶閱人詩數篇一過輒成誦諸王邸閭有奇童爭求識面

稍長工舉子業值軍興罷旗籍制科始以蔭就選益博綜

朝章國典求民生吏治之要爲有用之學奇才而早達宜若喜功好大踔厲風發自見其所長公乃深沉高遠獨養之以靜蓋公凡所臨蒞不事操切而深仁厚澤漸漬於人心莫不甫來而樂既去而思其愛民如子苟有益於民生者不憚再三入告撤禮士大夫恂恂如不及正已率屬委曲成就之惟恐其獲戾所以孳孳汲汲與人爲善者實所性而然非有所作而致之也方今海內乂安封疆大臣能息事寧人爲

國家養和平之福者如公可一二數哉昔參為齊相用蓋公言我無為而民自化史臣以為載其清靜民以寧壹黃霸守潁川時方尚嚴酷獨以寬和為名皆至宰相昨

兩江制府需人

天子召公卿以下晨集

南苑稱公治行在廷交贊明日

特旨命公兼制兩江事江南北仕於朝者咸南望加額若時雨降而吾鄉人士或疑公鎮撫兩江且數千里恐不能如夙昔聚其嘉惠獨私於江右是烏知氣大而物之大小畢舉公方且入晉台衡燮理陰陽躋八方於壽域如

今所至未也旣四月十日爲公五十初度同鄉官京邸者謀所以壽公輒爲序公德業如此公以仁爲體以靜爲用其所爲自壽以壽天下者甚大松羨之儔豈足語哉

壽巡撫郎公詩序

康熙五十有一年某月日

天子召公卿以下晨集南苑稱江西巡撫郎某治行舉工交

贊明日

特詔公由豫章移節江寧總制兩江事江南北之人室家相

慶越一月爲公五十初度則咸爲歌詩以壽公某座主

長洲先生出公疇昔贈篇爲韻宮贊汪公全交之某受

公教久知公尤深輒次韻一篇併爲序其所以某聞美

德祝壽莫宜於詩顧嘗攷詩三百篇作者自誌其名且

稱其詩之美者惟崧高烝民二篇蓋自古名世之興與

人主相契合莫不儆在上帝之心其任之者人也其所以任之者天也宣王命申伯出封於謝而詩刱首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命仲山甫徂齊而詩則首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當分封奉使之日必推原於兩賢之所出以生蓋董子所謂宣王明文武之功業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吉甫有見於天人相合之原宜自以為其詩孔碩穆於清風也哉公篮仕由藩臬而撫軍皆在南方崧高所稱南國是式南土是保者非耶公愷悌慈祥仁聲四洽蒸民所稱柔嘉維則小心翼翼者非耶至於

帝命皇覽後先一時則吉甫所稱生甫及申生仲山甫者天

人之合更不誣矣今請推帝天以立言即詩不必如古

人其於詩之旨或有當乎

壽巡撫白公序

人臣奉天子命持旌節出臨一方其地之吏與民慶賀刑戚於是焉出不必其人之果賢與其政之果有利於斯土而其勢足以致其地之人奔走趨蹌道古今而譽盛德顧貌恭而心不然則有道之君子不屑也惟南山有臺之詩所稱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美其德因以祝其壽而後受之者可安而奉之者不愧若我大中丞白公先生其誠合於詩之所陳而頌之者亦文而不慚矣乎公起

陪京名胄

內閣出試監司觀察黔中治聲赫然塞四海
天語褒嘉與今大學士蕭公尙書遂寧張公武進趙公六七
君子並稱天下清官權黔臬二年始來藩江右未及
抵所部
皇上發由中之詔卽授公巡撫副都御史葢
朝廷所以用公與草野之所以望公已非佗人循班資平
進者比公旣下車日夜勞心焦思求所以撫治其吏民
藹然春溫肅然秋凜其細者不能悉書其大政十數事
皆近古所絶無而僅有者西江賦苦重耗十加二猶有
溢焉公首黜加耗者盡爲什一歲省銀二十餘萬兩西

江山水交錯邑有不便漕者以銀代米謂之改折吏因
爲奸利石取銀一兩四五錢公定法石八錢歲所省又
十餘萬佗如卻盟規停撫餽諸郡稅課亦不下十萬自
九江榷關改値湖口無泊舟之所歲壞舟百計溺人千
計公捐金數萬鑿五曲港以居舟楫南瑞當贛江下流
土橋隄久壞不修淹田廬民以大困公募舟風雪中相
度修築二者利皆可百世西江故文獻之邦宋元以來
文章嘗甲天下近稍衰靡公偕督學王公復興豫章書
院援士之秀者萃處其中豐其廩餼親加課試又恭請
御書匾額焜煌震耀士氣大奮念刑獄爲民命所寄凡命盜

大約州縣之官於司府者必上其副謂親民之官莫若守令缺員委署請託不行於是吏勤於位士與於庠民歌於野蓋公所以施於江右者如此程子云誠無不動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又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出於事爲浮氣而不能久公以實心行實政誠則不息不息則久故宜德業之盛至於斯極也臘之上日屬公生辰江右士大夫官京邸者謀壽公屬序於余余交公久輒述公實政爲頌不敢以浮辭進以庶幾於南山有臺之義又各爲詩歌繫於後焉

布政使李公暨夫人雙壽詩序代

今歲夏四月卿貳需人

天子命擢外大吏之賢者以應而諸城李公由雲南布政使

膺

時旨內陞既秋七月公與夫人皆登七袠輦下公卿喜其至

且視其壽也將各爲詩歌以歌其意而公令子侍御君

己丑南宮分校所得士二十餘人改授館職者五六人

餘以需次謁選多在京邸相謀製錦屏題詩壽公屬某

序其首某惟公諸城人諸於春秋爲魯屬邑經所稱城

諸及防者也美盛德之形容宜莫如頌善稱壽者尤莫

如魯頌樂操土風則請爲公賦魯頌可乎閟宮之稱壽也自耇艾而極之萬有千歲曰壽而藏矣又曰壽而富稱眉壽矣又曰黃髮兒齒曰三壽作朋矣又推之於令妻壽母何其辭繁而不殺耶嘗觀是詩通體所陳鋪張揚厲奄龜蒙而荒大東保鳧繹而荒徐宅至於海邦莫不率從功德之盛如此而後繼之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蓋推原功德以爲福壽之本非倖也公席累世之德起家進士歷試中外功業赫赫可紀始備兵南海值黎洞猝譁單騎抵巢服以恩信則南夷率從之休也嘗門稿發海氛甚熾公出奇設伏踰月而擒其渠帥則則

公爵懲之烈也觀察楚黔却暮金數千直貴梅之枉明慎哀矜平三江之獄則皐陶之淑問也旣晉滇藩風清弊絕民苗相慶則穆穆明明之度也至於天立厥配德實相符王氏之望以瑯琊爲首夫人淵源旣美更益以禮法偕公出入內政畢諧聖善之餘施於孫子蓋於公爲令妻於侍御爲壽母公之勳德旣足以相及而夫人之賢亦足以自取必於天宜其歌燕喜而多受祉矣乎且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解者以爲魯侯能育人才也其第三章擇士之賢者而與之飲酒故卽頌之曰旣飲旨酒永錫難老公昔分校順天得人稱盛故

侍御君以家學取人亦一時之選今陳曾頌以晉一觴知公與夫人固將載色載笑爲門下士飲旨酒而歌難老也且夫外吏與民親而所及者偏公卿之官於民遠而勢可遍及今

天子徵公於萬里之外倚毗之意甚不輕吾知公之上報

一人所爲順長道屈馨醜者行且覃被海宇勒鐘鼎而垂無窮難老之慶又豈獨偕老之盛已哉

座主雎州先生四十初度序

君子之出處存乎學學存乎其志志存乎其識其識高則志必遠志遠則學必深學既深然後綽然於出處之間可以有爲矣而恆若有所不屑爲無不可爲矣而猶不汲汲於爲蓋古所謂天民間世而一出者若伊傅太公之儔其在聖門則用行舍藏惟顏氏子庶幾焉耳顧漆雕開謂吾斯未信曾點寄意於莫春風浴間孔子亦亟稱之蓋其識高其志遠則其學雖未必遽比於伊傅太公顏子而所至固不容以淺測也後世聖學不明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苟志於富貴而已其出也

惟恐其不速其處也若有所不堪其於古人之法所謂彊而後仕艾而後服官政者咸視爲濶於事情不足與守而人材益以楛窳惟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晉太傅謝安高臥東山年踰四十尚無仕進意蓋猶有古人風其旣出也勳業聞望亦與古名世相亞孟子謂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豈不信哉戊子秋吾師睢州先生來典江西鄉試彼等獲出於門下侍教日以久蓋嘗仰窺先生所以立身行已者其於出處之際非苟然已也先生累世簪纓爲中州望族尊府

觀察公受

九重殊遇年甫衰乞歸優游林泉者十數年於茲矣先生既
成進士歷郎署出典文衡舉古人所謂四十五十而後
至者已取之壯歲顧獨念高堂垂白請急歸養又五六
年所至今歲而後乃躋四十朝士引領南望而先生侍
寢門潛然忘家食之久以視南陽東山古今人豈相遠
耶蓋先生天資既高又擩染於庭訓固宜其內重而外
輕難進而易退有如此者其學之深淺誠非門下士所
能窺測其識高而志遠則固追古人而從之矣抑綖又
聞之中州爲陰陽風雨所和會聖賢之徒豪傑之士恒
挺生其間

國朝以來先生同州先達若湯公潛菴早歲通籍踐清華守監司敭歷中外年三十有三忽謝歸養親比四十時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徒步往從十年而不出遂成大儒尋以廷臣交薦應博學宏詞科官禁近出撫三吳入躋六卿任保傅德業聞望爲本朝第一先生師承家法誠無俟外求然從前出處與湯公甚相似以已然者信所將然他日與湯公後先輝暎若操左券而合符節無疑也屬先生覽揆之辰門下士謀所以侑一觴者紱敢以出處之說進先生必有以教之矣

萬我疆先生九十壽序

易以賁言文曰天文人文而已至說卦傳獨以文屬地孔疏以爲萬物之色雜殆文之形似非其本也諸葛武侯云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文言謂坤至靜而德方其斯以爲文乎斯文在天地間至賾不可厭惟靜爲能攝至變不可亂惟靜爲能通人生而靜感物而動飢寒廹之祿利誘之能確乎不拔者鮮矣故惟方爲能靜雖然有天焉學非可朝襲而夕取也於是乎聖人有假年之歎商彭祖周老聃述而不作年皆不可算漢初求秦絶學申公年八十餘伏生轅固生皆九十餘張蒼

逾百歲則斯文寄焉天陰扶而默相之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以此求古人未數數然也萬編修字兆有從父曰我疆先生以歲之春登九十編修徵同年友爲詩美德祝壽又次先生生平爲一通屬余序之其言曰吾家自司寇公以下世有學行先生少奇敏豪於文旁涉藝事輒絕其曹伍中經亂離所與游陳伯璣萬茂先徐巨源諸公凋零且盡遂閉戶爲古人之學魏叔子彭躬菴數君子時一往來既以其近名亦謝絕周守星公來南康櫟園侍郎謂曰南昌萬某今之徐孺子也至即束帛請見會以古詩再聘遂不往時年四十耳六十後坐

臥止一室益切切咿唔點勘不少休夜半盡二更齊寐所不窺浹洽融液論事輒前中九經著述凡數百卷尤邃於易或勸梓以行則謝曰幸無羔冀少有所進今又三十年飲啖逾壯夫行不持杖夜能作小楷書如五十許人噫嘻是所謂至靜而德方安貞而无疆者耶王制論養老引年之禮自五十養於鄉以下凡九事達於七十者二達於九十者七制不言百歲蓋九十已為上壽曲禮謂百歲曰期蓋期望而已莫敢必也漢徵伏生以老不能行張蒼既老無齒惟飲人乳今先生博綜羣經乃精明彊固又如是无疆之年又可量乎

國家於時在賁人文化成求銷聲幽藪之彥國老庶老有養焉五帝三王憲乞之典舍先生安屬余與編修同學久因得交先生子若孫執德不固動而廢學年甫踰四十齒牙動搖鬚半白矣仰望耆宿隆隆隱隱如華嶽莫可攀躋媿且慕焉雖欲不進一言爲先生壽亦烏能已耶書以授編修持以南其亦有當乎否也

戸部傅君六十壽序

吾郡有名山曰雲林爲峰三十有六奇峭冠於東南陸子生焉又有秀峰横據雲林之前曰琴山則傅季魯先生里居也山川之氣磅礴鬱積而後聖賢以生其清淑之餘又散爲偉人相繼而起蓋道不可以孤行孟子邈孔氏之統亦曰近聖人之居若季魯先生於陸子豈非然歟陸子之門大儒林立如楊慈湖袁絜齋諸公未易一二數其親切授受則莫有過於季魯先生者陸子講學嘗挂一座於側令爲代講其之官荆門也以象山精舍屬之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切磋則當日

付託之意可知矣南宋去今垂六百年陸子之學盛衰倚伏有時而季魯先生之後簪纓似續未嘗衰其爲人卒恂恂儒素無世俗浮薄意則先賢之流澤遠而教思無窮也晉植戶部爲琴山賢裔由魏科起家勤於其職清慎自持未嘗以賢智先人辭若不能出諸口同官咸敬愛之未幾奉

命監督倉糧或謂倉務號難治胥役積弊恒因緣出入爲奸不可究詰稍寬縱即乾沒侵漏君長者恐於督察非所宜然君自受事勾稽井井法不苟而事無廢然後知君才與德並優寓精明於渾厚賢者誠不可測也昔季魯

先生成童即登象山之門以明善知本爲學言行中規
矩顧偃蹇不遇晚奉大對僅一試於既寧其道雖光其
志未達今君舉於鄉入仕於
朝郎署又華選也施於政事卓卓有所表見將由此履臺
垣躋卿貳益大顯琴山之學豈不休哉今歲秋九月爲
君六十壽同鄉仕
輦下及以計偕或謁選來京師者共謀一言爲君侑觴余
屢辭不獲因爲述君家世之賢與所以鬱於前人而發
舒於君者蓋山川之秀淵源之美非偶然而已春秋書
公孫會自鄸歸宋傳者以爲賢會何以賢之以子臧之

後賢之聖人重賢者之後足延於無窮如此則稱壽之義孰有過於此者乎雖然季曾先生之言有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君誠益充前人之學高明光大則今日所頌禱者猶未足以測君也

封監察御史吳公八十壽序

在昔陶唐壽高於五帝當時臣工若皐陶稷契年皆踰百而籛鏗尤永凡歷虞夏至商以七百餘歲特聞考籛鏗在堯時雖以神明之胄享有封土然位不列於四嶽九官之儔邪隆之運豈獨萃諸其身享年乃獨能若此或謂世之盛也期頤耄耋上下之常數然在上者率作興事未嘗不勞其心在下者耕鑿出入未嘗不勞其力惟籛鏗氏以帝者之裔優游於臣民之間有勞心者尊養之奉而又無勞力者作苦之勤故獨享其盛雖然有道焉不獨氣運與位遇爲之也老子修道而養壽以爲

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女偶年長而色若孺子語南伯子葵曰吾聞道矣其道自外天下外物外生以下雖若遊於方之外然攖寧之說至理在焉若侍御吳君賢尊某翁者其庶幾應氣運之隆兼其位遇又有其道者耶今

國家重熙累洽直比于中天之景運翁生斯世得于天者既厚乃蕭然事外以功名勛業付子孫不以人爵易其天爵而侍御推恩自出顯榮褒大可謂有勞心者之奉而不必勞力者之勤矣聞翁少年時負才績學再試不售旋走閩中上制府督師出奇策救民水火當授五品官

脫然謝去延名儒課子刻唐宋大家文嘉惠學者功兼
文學兼有成績卒讓而不居侍御能成其志用名進士
爲侍從之臣諸孫亦登賢書奮發不可量蓋旣後其身
而身先則外其身而身存其登上壽豈不宜哉今歲夏
五月爲翁八十壽戚鄰將躋堂酌酒稱壽翁方飄然爲
黃山之遊吾聞黃山以黃帝得名帝嘗與容成子浮丘
公合丹於此今丹砂泉猶在山有容成浮丘諸峯翁杖
屨所及倘與仙者値相與拍肩挹袖益求所謂外天下
外物外生之旨則錢鏗所得壽將再見焉不亦盛哉長
安公卿聞公遊咸歎羨相與爲詩歌追寄於三十六峯

問屬余序焉遂書此以應之

游十洲先生八十壽序

雍正二年三月余年周五十於是余後先典試所取文武士有列於朝者數百人將先期爲余稱壽余謝不敢承乃咸進曰吾師初度之辰也若之何而已之余笑曰吾師也乎哉二三子亦知師之義乎記稱民生於三師居一焉與君親齊重非今之所謂師也又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爲教也長善而救失施之大學其法甚備道由以明政化由以成非今之所謂師也漢以後經師止於訓詁至唐昌黎韓氏始抗顔爲師作說以明其道然所謂韓門弟子

猶止於文藝宋儒學道師法始近古元明稍衰或乃以座主爲師去古法益遠其所謂成之者富貴利達而已烏足以齊重於君親而稱師哉則咸請曰然則公烏乎師曰余自有傳道授業之師也余師有游十洲先生者醇儒也余未冠而事焉今歲且八十矣遠宦京國未能歸而壽之而敢辱二三子之壽乎曰先生何如願有聞也曰吾鄉以理學重於天下濂溪考亭所友教象山草廬所流傳今衰矣先生不言而躬行焉孝友於家信於友其容莊其氣溫其守確乎其不可拔吾學之未能百一也吾鄉以文章重於天下歐陽曾王之所開虞揭楊

羅之所述今益衰矣先生旁搜而遠紹焉總攬經史羅
絡百氏發爲詩古文有典而有則吾學之未能什一也
葢吾鄉之理學文章賴先生以傳而余亦得以有聞焉
其爲師乃誠可師其爲壽乃誠可壽也於是二三子咸
喜得聞先生之爲人而猶慊於不得躋先生堂以爲壽
願記問答之語以壽先生余應曰諾敬登於軸持以南
歸代余稱祝

廬陵知縣劉公四十初度序 代彭庶常

箕疇五福首壽曰壽古人欲有所致於人而因以致之不必皆介年也輒曰以是為君子壽以是壽先生重壽也顧其所以壽之則亦有類今歲之清和蕤賓五莢實維吾師永年先生四秩初度廬邑有衆踴躍鏗鏘稱壽者萬計紳士列於位民躋於堂屏帳連軒緇衣纍襲進無疆之頌陳袞繡之歌服教者以所教壽食德者以所德壽汪濊洋溢波及隣封陳詞薦幣千百為徒噫嘻盛哉而吾黨二三子則尤德與教兼受焉者相聚而謀一言以為壽某竊反覆紬繹於雅詩之棫樸得一義焉小

序謂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其首章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其四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作人爲壽而推原其旨於薪槱之功孫炎以爲此詩美其能官人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其多薪之似聘取賢人槱之似聚置於朝周王者後世之詞時實爲西伯稱壽考者鄭氏以爲文王時九十餘也以方伯宿齒弘作人之化宜其首及於薪槱之勤而祝其壽考也哉今郡縣之長貢司作人之柄周官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而登於天府蓋作人之任如此其亟彼德

行道藝受其裁成因而受其賓且獻焉者宜何如稱壽

也先生少負奇姿三歲知讀書七歲成文章可謂金玉

其相矣早掇巍科登上第而翛然常若不足可謂追琢

其章矣出宰劇邦風清弊絕爲百城表可謂綱紀四方

矣今

國運休明羣策咸用某等即無似不敢後於白椄之材同

門非一人不可謂非樸或薦於鄉或進于門下先生旣

已薪之某幸有列於朝而同學諸子亦且連翩並進蓋

薪之而無不標之謂舍作人而別有以頌先生之壽考

毋乃失類已乎抑吾觀孔氏傳五福之壽謂百二十年

今先生纔三之一耳由此而五十六十以晉於百有二
十壽考日以益則作人亦愈以遐他日晉台衡助旁求
之典倬彼雲漢爲章於天使玉不韜輝蘭無沉馨某等
之所以壽先生者又可以數計哉軟塵萬里南望江鄉
白鷺青螺烟雲想像遙語同學登堂稱觥之餘致某九
頓試進斯義而賞之偃言是也其亦有當於先生乎

壽中書舍人孟君八十序

天地極盛之氣其藴積也有其時而其發舒也有其地其旣昌也鍾於斯人必富貴壽考豈亨豫大獨殊於衆而其人之盛德溫厚而和平亦足以承天休受山川清淑之氣滿焉而不溢凝焉而長存河南孟君負才積學一試於鳳池輒戢采以歸抱其道施於家嗣君七人皆能世其學修名節成文章騰譽於黌序蜚聲於上舍或出其餘溢司訓鄉封以益廣君之教諸孫玉律嶄然見頭角者十數人門以內雍雍如也可謂盛矣今

國家極郅隆之運

一人曆數在躬如天無極日引而月長方與臣民共享其福

歲癸巳

六旬大慶

特開制科以盛慶壽考作人之化而君之長孫遂裒然爲中州舉首蓋君和順積中蘊極將發休嘉之氣適與時會故一時盛典遂鍾其祥於君之子孫也秋七月爲君八十壽龍爲部君娴娅也乞余爲文壽君余考周禮職方豫州註豫之爲言舒也言人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三代而下人物莫盛於中州漢若季和高行博學當世名賢師宗之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令苑

康改其里曰高陽里孫悅彧等咸貴顯負天下重望陳
文範先生名德高一時三公缺人議者輒歸之閉門懸
車棲遲養老六子紀諶最知名每宰府辟召同時旌命
羔鴈充庭孫羣遂至司空迄今推名德無踰荀陳者君
以亞聖之裔占籍中州先世衣纓相望多至九列及君
修名益高以擬季和文範齒德既同而子姓之貴盛亦
略相等則生逢極盛又中州之地陰陽風雨之所和會
君以厚德承受之宜嘉祥獨聚有如是也余識儁部人
故爲余言君獨詳因推原天地所以厚君者又以見
國運之隆斯人之瑞若景星鳳凰可喜而君之受祉未有

艾也書以授僬部爲君壽焉

上猶訓導趙君七十壽序

天之生才不一所以用人之才亦殊往往有奇材異質抱負非常不得展施尺寸比垂暮始小試百不及用一咸疑天於是人予之厚用之薄若有不可解不知天之意固甚深欲不如是不可其所以待之者亦甚厚而非薄也新建昌辰趙君家世通顯其世父觀察公由翰林起家敭歷中外文章政術爲鄉閭表帥君以髙材嗣其後爲文閎肆纚纚千言不竭詩古文辛清新奇逸高譚雄辯不可一世取靑紫宜君拾地芥然顧十六試於鄉不被舉晚屈爲上猶學博此可解耶豈天所以用君者

必出於是聊厚不爲薄耶我知之矣西江文獻之邦上猶獨闢在南鄙山溪回複牙錯水九十有九曲聳岡諸會所蟠踞王文成草薙獸獮以有兹土開闢纔二百年秀民固不乏然局於耳目陿隘四庫書多不能舉其名天將啟其蒙昧使齊於西江之勁者經師人師必且有在君庶幾其人乎昔解學士紳才氣蓋一世左遷交趾布政人頗惜之然交自解公教以文藝人始知學今祀以爲先師比於孔子聞君課諸士有法風氣日上嘗集其試牘成編將使余序而行之視解公之教交人將毋同夫文學之業非有諸己無以教人非憔悴專一無以

有諾已然則天之嗇君之遇有以也世固有取巍科顯爵徒以富貴自豢而毫無所益於世者以眎君所任輕重得失何如耶君今年與夫人並躋七十耳目聰明堅如五十許人衣食粗給諸子能文章門內有以自樂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殆兼之矣天所以厚君者如是安知世所豔巍科顯爵不交萃於君耶張蒼具經術其在秦時困顛且嘗瀕於危至百餘歲仕漢始大遇位至丞相禮七十曰老以耆眎君固未老也其且暮竢之乎

## 奉新李丈壽序

三代盛世何其道德一於上風俗同於下致治若彼其醇也耶蓋其時君卿大夫莫不躬行明德以率先天下而司徒教民之屬又有鄉老之職與民日相見家到而戶說其一道德而同風俗無貳也往考周禮所載二鄉公一人鄉卿一人其受祿於朝宜矣若州長以下黨有正族有師閭有胥比有長鄉萬二千五百家以五家爲比推之一鄉中設官至三千二百五十有五人理所不可行者先儒以爲鄉遂雖有官非在職之選蓋皆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以職其教其祿則自上農夫以上

遲倍其田令之自耕以供衣食非必如在職者食民賦稅以爲治也故其費而不浩而足以化民而成俗漢與設鄉三老又有孝弟力田之選其風猶爲近古後世此意蕩然政煩於上而教疎於下俗日以偷蹶一二賢者爲之家訓鄉約補苴於其間非上之教令而以意私爲之故其事甚勤而所及也隘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以余所聞奉新李翁可慼焉歲乙未之秋當會試天下武舉於京師余謬典試事牓發得李生嵩爲翁令子旣來謁恂恂曲謹無武力習氣余甚嘉之明年翁壽躋七十諸與生同年成進士者爲詩謌壽翁且來請曰翁少工

舉子業中更亂離家落父母春秋高諸弟暨子若從子弱不任家政因絶意仕進奔走備衣食事二親極色養子弟督教無失時四世一堂雍如也間出餘力助族黨睦婣任恤用古道磨厲一切卓然有龍伯高王彥方之風願得公序張之以勸末俗余慨然曰審如生等言是三代盛時所極推崇爲比閭族黨之師而擯其量則可以列更老而食太學者也余嘗惜周官之法不復能行於後世篤行之士徒修諸身蘊諸家而已其蘊極而發往往保世昌後食報於子若孫而及人者不遠顧吾聞之古有匹夫而化鄉人者可推於鄉卽可推于國與天

下修德而致福亦人所同欲也實大則聲宏又烏見其施之不遠哉東漢樊重號温厚有法子孫禮敬若公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而恩加鄉閭至子宏遂貴一家五侯傳龜襲紫能以榮勢爲懼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范史論云分地以用天道實廪以崇禮節取諸化理則亦可施於政也翁方將益厲晚節慶澤未可量則其所以風厲末俗宜何如耶余旣爲翁頌又因以爲禱焉

廣東布政使甘公五十初度序

布政使古之使相也今天下地方自直隸府外竝稱省或未詳省所由以名也自唐以中書門下尚書爲三省而宰相則以中書門下長官爲之省固宰相治事之所也宋元以來則中書省獨爲宰相所專治元末置中書分省於濟寧彰德諸路設參知政事左右丞亞相也尋又置行中書省於江西浙江陝西揚州福建山東廣西膠州添設平章遂與眞相等明興分天下爲十三行中書省而省之名以立未幾改爲十三布政使司相沿至於今而省之名獨蒙舊稱蓋布政使卽行中書省平章

所謂使相者也國家政令由六部外行者並下布政司惟刑部事下按察司至大獄則亦必關白布政蓋其職無所不統昔人謂天下事惟宰相得盡行之布政使亦然其所司即平章之職也是豈不甚重矣乎奉新甘公由名進士通籍嘗歷遷僉都御史建節巡撫廣西內陞左副都御史緣事報罷

聖天子察公廉能特起監司旋授廣東布政使或頗疑爲小詘不知

朝廷固以使相待公任甚重而非詘也且嶺南五筦昌黎以廣州爲雄藩今五筦分爲二所統又數倍於昔非公

雄才峻節烏能勝此任也哉今歲公年登五十同鄉宦
京邸者將爲詩歌寄慶而屬余序其意余惟五十古人服
政之年又適當布政之任固爲可慶且公儕在
帝心方將重建節麾入膺揆席執政是望服政未足言也雖
然古豪傑之士不患其年之不增患其德業不能與年
並進世固有號稱名臣而志衰於末路者年之增可慶
亦可懼也公昔令淶水爲民請命執近侍貴臣旣移新
城攝雄三縣之民爭留於境上名已滿天下比入掌銓
選出知府事遷按察司副使並有聲吾同事久知公深
崛強猶昔當爲公信之今書此慶公其益養相望爲眞

相無肅思

呂母張安人七十壽序

三代而下宋治爲近古其公卿大夫道德修於身行於家可以爲世法亦蕭蕭雍雍有隆古之風當時門第盛尤有家法者推河南呂氏自文穆以下三世爲相正獻公當元祐之際與伊洛諸賢並起子滎公丙行益純備其後爲中原文獻朱子稱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其教滎公也雖甚愛之必使循規矩然則世德之昌固名公卿躬流示之其內德亦甚懋焉又稱滎公張夫人待制諱盥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及夫人歸

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治食器大不樂謂申國夫人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呂氏家法善矣乃張氏所以訓其女子者又加嚴蓋當時名家以禮法相尙如此今

國家大化溢乎四海士大夫多能以禮持家而閨門之教甚習中州呂母張安人都諫某先生之配也呂故望族其先大司寇新吾公爲理學名臣嘗著閨範一通上繪以圖下詳著事實以訓其家安人自歸都諫公卽敬愛其書誦習不少輟都諫公以進士通籍歷巢平山朝城三邑安人佐以勤儉所至有淸名朝城人爲專祠祀焉

比公入諫垣手製皂囊以進公感其意多所建白又以閨範一書日久版漶漫不可省勸公重梓朝夕指其圖誦說其語以誨子孫若子婦孫婦故都諫公卽世十有七年於茲而家法益修嚴不少替同居今四世無間言可不謂難乎子三人並學成名立去歲仲君舉於鄉計偕來京師以今歲之秋爲安人七十壽戚黨之通經有文章者咸爲詩歌以侑觴屬某序其後屢以固陋辭而不獲命也初都諫公典試江南得吾師侍御吳公旣吳公分校南省某謬出門下淵通家之好知安人爲詳呂旣名家安人令德足以致名公卿鋪張之文孝廉君獨

勤勤於某者以某知之深又惡乎世之以豐大繁富之

詞夸耀於時人而無當於實也安人育於張嬪於呂成

淵令之德以相夫子而啟其後人實與呂正獻張待制

之家風等夫軒冕之榮有盡而聞譽之施無窮用敢質

言令德足以風世而礪俗者爲安人壽而又以見

國家郅隆之化洽於閨門爲可幸也孝廉旣歸登高堂稱

兕觥試陳此義安人識鑑高朗其欣然爲戚黨舉一觴

乎

徐太安人七十壽序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餘天下皡皡登於仁壽在

上者既已

鴻休景命延於無窮而壽康之福覃及中外爲之臣子者亦得藉所錫以壽其親邦家之光閭里之榮蓋上下之和氣交萃焉不易得之遭逢也編修徐君早以庭闈之訓工文章立行誼馳名大江以南既成進士列淸班出入

承明之廬而太夫人方在堂康強無恙昨歲

天子以六旬大慶推

恩臣工編修進級太夫人封秩如典禮以今夏四月遣人馳

勅命抵家五色粲然閭里觀歎稱盛事適太夫人秋七月躋

七十壽戚黨相謀進壽觴而屬余爲文敘之余惟士君

子讀書蓄道德其大端固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以澤

於天下其私願亦欲藉圭組以榮其親而賦命有疾徐

青雲不可以力致也其以祿逮養者蓋鮮以爵封其親

者則尤鮮宋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

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方爲學士擬封不

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

後乃以爲例足宋時學士以下尚不得封其父母也今

學士爵甚尊待尊爵而後封爲子者不亦難乎史職清

華爲百僚所豔羨而階不踰於冗雜更不可以等級待
國家孝治方隆
恩綸故廣太夫人春秋誠高視康靖母猶不及一紀編修既
進階不待移封而太夫人已顯榮褒大膺
綸綍之錫且所遇者
萬壽之覃恩也尤非郊祀恒典可比則稱壽之詞所以引兕
觥而申頌禱者宜無進於此太夫人爲姑蘇名族女母
儀甚備子八人皆成學問有才名比於元愷而編修公
望所屬鳳閣麟臺進而未已太夫人且躋耄耋進於期
頤吾知褒封錫命爲龍爲光其榮顯又豈特康靖公所

請而已哉

萬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詩首二南傳稱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間考漢水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今江以西盡江漢之流所和會者故其士大夫多素絲之節其野人有兎罝之材而閨門之德號爲尤茂自陶桓公母紡績給公使交結勝已載髮延范逵始書於史厥後嗣徽音者甚衆唐謝小娥饒娥並以奇孝顯宋劉道原母偕夫隱廬山有烈士之風歐陽文忠公母畫荻作字教公成學楊文節公夫人年八十晨輒起作粥飲婢子乃令服役懿矣哉雖二南所稱何以過是覬獨念諸賢母之德傳者人一二事耳以

彼其賢易地以處陶豈不能爲劉劉豈不能爲歐與楊歐與楊亦豈不能爲陶與劉所爲者而史氏之法徒書其重者而已因竊歎諸賢母之德蓋有不能盡傳於後世者余與萬編修承蒼交垂二十年聞其賢母李太夫人行甚備萬李皆大家中落編修先尊府先生以母命不仕家困甚太夫人來爲繼室躬操作持門戶姑病臥床第四五年孝養廢眠食久益虔奉家祭尤謹偶有不備爲竟日不食編修兄弟二人保抱中即口授書史若四聲之學比長就傅期以遠大愼禮其師友凡編修所與游別其孰賢預占某某當如何皆中編修旣貴太夫

人春秋高勤操作不改或爲童奴婢製衣履盡嘗反覆太夫人之高行其於史冊所書列女事幾備乃益信古賢母之德不止一二節而其所畧而不傳者固已多也今歲首春太夫人踰七十編修門下士咸爲詩歌美德祝壽屬爲序之余惟禮稱大備盛德也又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太夫人之賢兼古列女之懿可謂大備矣以大備之德致大順之福其爲壽也固將比於竹箭松柏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壽之說孰有大焉者哉編修方以才名於時宜得名公卿文爲重余迂疏放廢顧獨見委者

以余舊且姻知太夫人爲詳又迂疏者之言質而可信
也用舉大備之義爲蹐堂者申祝嘏之意云

萬母李太夫人七十壽詩序

漢劉氏向作列女傳首稱太任胎教詩小序亦云思齊文王之所以聖也考文王之業父實作之周公作詩乃獨推原母德何也子之生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是未十年以前居宿於內也君子非有疾也不晝處於內是子生十年以前父不及教之也子生自能食能言以至男女不同席共食出入門戶即席飲食後長者若方名象數莫不有教非母其孰任之又況其精若所謂胎教者耶諸侯以上有師傅保姆之助大夫之子有食母若士之妻則自養其子而已其恃母教尤切蓋父之

教子也猶役而母之教子也獨先父之教子也成之於顯而母之教子也養之於微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其在蒙穉何獨不然三代以下古法寖息子弟之材否止責之父師其以母教聞者多由孤特以爲有父之教者無藉於母不知自就傅以前漸於所習廢壞其材質者亦已久矣

國家治化隆洽人材極盛吾黨所共講習尤推服者首萬編修承蒼編修先尊府處士公以盛德享高年所以教編修者甚備顧其就傅以前所得於太夫人之教者世

成未之知也太夫人以名家子曰嬪於萬孝敬溫惠族黨咸取則焉尤良於教子編修兄弟二人髫齔中即授以書史及四聲之學既長嚴禮其師傅慎擇所交曰某正士宜親之某高才宜資之編修高祖光祿公前明理學大儒學者所稱思默先生者也太夫人嘗因家祭私禱焉曰不望兒富貴幸得繼公家學已光祿公見夢於處士公述其語其識之遠且大如此宜編修兄弟之學日以成名日益起也今歲春正月之望太夫人登七十余既為序其壽矣諸與編修同弟同學者復各為詩歌頌禱謂交之舊無過余者宜序其首簡竊惟太夫人之

德未易一二數也古禮廢人材壞輒爲論母教之重備
述太夫人所以教子之實俾天下之爲母者知所法焉
遂系以辭曰國有才臣兮母養於蒙士有畏友兮母玉
之成門之爛兮悅之光內則之訓晦而明以教於家邦
以躋於期頤兮以篤其慶

求家母壽言小引

家母姓吳氏江西臨川人性純懿早慧嗜書籍初從兄讀書三遍能背誦歷久不忘十歲後不復從師所見書以意讀之皆通大義間及古人詩遂諳聲韻或占偶句應口可得先外祖外祖母年老未有子奇愛之欲得佳壻爲承老計先君自江南遊臨川贅焉外祖家素貧家母備極孝敬養生送終一視男子子禮生敘兄弟五人教以讀書立身甫出就傅夜歸必躬課之篝珥衣御出爲師友贄皆盡治家勤儉旨蓄禦冬有無急鄰米鹽凌雜量入爲出先事料理井井不亂故家無恒產而終

歲所需有減損無乏絕先君課子嚴謹然好客遊至老不衰 敎 等兄弟侍家毋之日十九稍有知識家毋之教爲多以今歲三月十二日躋七十壽敢求鴻篇藉光屏幛

應敬庵先生七十壽序

吾郡以道德文章含蹈天下六七百年而溯本窮源則樂侍郎子正實爲文獻之祖當炎宋之初父子五人著書千卷其風流之美可謂盛哉子正宜人也宜山川在六邑中最爲奇秀江右諸山由五嶺逆折而北入虔由虔再北散入吾撫宜黃當蟠鬱之首得最初之氣於山爲祖於水爲源萬峯翠摩千流綺貫故其磅礴之氣鍾而爲人高渾深嚴簡古淳樸當文明未啟則迸苞剖萼蓄道德而發光輝以開千百年之文運其後衰也則懷貞抱樸以俟來學繼起中興恒於是乎取之在天道爲

貞元之會在地氣爲奧突之藏在人事爲碩果之遺蒙泉之啟甚哉宜之爲重於撫也神崗敬庵應先生以天挺之奇有道而能文自其壯歲兄弟連舉於鄉今三四十年所不屑一挂名選籍足跡不及城府自長吏以下率重不能致有終其任不得一望見顏色者今天下士氣不逮於古束髮受書即務爲干祿之學倖而一當走銓部如騖或不及需次又其甚者急不能待有司之舉由私竇以進有力者或以貲自達逡巡然矣先生有應拜之秩即循資無躁今亦當列通顯乃獨土苴不顧意必有所甚重者足以奪世俗之好而棄不復惜也吾郡

自子正既往臨淄入晏繼之四王六曾又繼之二謝三陸又繼之至元草廬吳氏繼之虞危諸大家又繼之有明湯丘陳艾章羅諸公又繼之扶輿淸淑之英造物者亦幾智盡能索而無以復加矣消磨拓落以至於今學者自考所蓄視昔賢奚若哉旣衰而復古必于其所由盛舍宜安望乎神崗又據宜之最勝者也先生靜觀氣運之微察地勢之所鍾審人事重輕所在薄人世之浮榮貫串六經網羅百代兄弟相師淵源一堂幾于人人有集成一家之學起六邑之衰蓋子正順啟于前先生遊持于後事尤偉功尤鉅矣六七年前先生子石祥

固星偕諸羣從與吾六邑士爲昭武之會競思振厲奮
迅人及于古而老成宿望舍先生無所折衷雖神尙處
郡西南偏去郡幾二百里六邑中散處寥濶不獲羈屬
擔簦執經而請業間從石群昆季側聞緒論以私淑而
有得者亦實不一人今歲仲冬爲先生七十初度咸思
藉手一言以壽先生顧先生之壽與吾黨之所以致于
先生有非世俗所得而同者先生德修于身可壽文傳
諸世可壽子若孫龍瞻虎視將貴如黃目弟兄間可壽
而深思遠慮溥軒冕以守先待後爲一郡障川廻瀾之
計因以希風樂氏之勤則先生之壽固一郡之大年方

不欲私諸一身況子若孫哉輒取吾郡文選始終之故著之于篇以仰窺先生所以遺榮積學之隱庶幾吾黨之公言抑亦先生之志乎先生果許為不謬也則請灑然為吾黨盡一觴焉可

來復堂集序

學不可不正其名也顧名以思義而學之實庶乎可望併其名而失之則無望於踐其實者矣孟子之歿宋儒以其號爲不可號即名也聖人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小學以至大學齊治均平之業咸出乎其中此學之名與實也漢經師遺祿養人因以利祿治經而隋唐以還進士明經諸科士人以治經爲進身之階而儒學遂爲求富貴之具學之名失學之實益衰其高者不過區區講論於訓詁章句於身心無與如臧穀亡羊挾書策與博塞賢幾何哉自周程二子始爲身心之學陸子目其

説陽明子益大昌之然後人知學不爲求富貴也而學之名以正而學之實可求矣陽明之學惟吾鄉鄒歐陳魏四君子得其正傳王心齋好奇服王龍溪任自然已漸失之當時又有羅近溪者與龍溪並主講席言不必盡合於陽明然與之遊者猶卓然有立品行功業不同於流俗則躬行心得之名尚有以管束之而富貴利達不足以惑之也樂安曾惇吾先生少志於理學長仕於楚與耿天臺交因併交焦弱侯羅近溪未彊仕即歸休杜門講學著理學見解辨天人理欲其致良知說甚有見於陽明之學官楚時不迎謁江陵在嘉興治海防有

功可謂躬行而心得矣先生未及見陽明止私淑其學猶可以有立信乎學必正其名而後可以求其實也流俗之人乃以講學爲諱甘心以求富貴利達爲名所業之經書旣得舉即棄之此豈可望其有所樹立於天地間也哉惇吾先生之孫廷試將刻先生所爲來復堂集以理學見併冠其端遂一發狂言以告天下之爲學者正其名乃可以端其志乃可以讀先生之書矣乾隆五年夏四月初吉書

學正盛君傳

盛君諱掞字黼宸一字丹山宋文肅公度之後南渡時徙居臨安今爲秀水人六世祖東昌守周高祖江西按察使萬年父桂陽令民舉並以進士通籍君生而穎異六歲讀書一再過成誦八歲事鄉先生顏初陽初陽故僉臺劉公高弟學務爲閎博泛濫六經子史數歲以意爲詩文不屬草頃刻盈數紙初陽奇之歲辛酉睢州湯公斌典浙江鄉試公海內名臣愼衡校君遂被舉年甫二十一再上春官不第時長洲金居敬常熟陶元惇華亭張昺等以文名京師皆折行輩交君崑山徐尚書乾

學桂陽公同年友尤相親重力能振君使任君謝歸獨
闔戶著書念嘉興名郡文獻莫徵躬搜有明一代人文
自公卿大夫至山林遺逸方伎之士各為傳系以論贊
盈百卷號曰嘉禾先民錄又別為家乘若干卷具成書
己卯居桂陽公憂乙酉循資為安吉州學正州荒僻士
習弊陋君獨喜曰此職不與人爭將小試吾道焉設程
課士務實學示以躬行俗好訟日有訐訴君以理曉譬
咸悅服士習稍興起嘗攝州事一以寧靜為理州民德
之歲旱學校官無守土責君獨以為指是邪當為民請
命步禱烈日中月餘始得雨遂以勞卒年四十有七君

天性孝友尚風義視朋好有恩爲文宗曾文定公王文公詩學少陵雅不喜游大人門故名不大顯有文集三十卷壘屑一卷安吉耳聞錄一卷觀瀾錄十卷並藏於家君舅氏檢討朱公彝尊學行爲東南文獻世所稱竹垞先生者也君嘗師事焉疾且革屬其子某曰必得先生爲我傳二年而先生亦捐館傳竟不及成乃以屬臨川李紱李紱曰今天下稱乂安獨風俗未盡淳人材情䟽則教士之官失也古學官務擇惇師老德今持衡者以資敘而已其資可學不必可也學或可行不必可也至以貨參與弊也甚矣君蓋庶幾焉而中路賈落豈時

固未耶竹垞先生有言後世學日以弛爲之師者不盡擇君子之儒使之不盡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然則先生欲傳君遲之又久不及成者其有所悵然於君也夫

蔣文河傳

蔣瑛字懋旃文河其別字其先宋溫國公之奇後世居吳郡西洞庭山南渡時簪纓甚盛入元不仕明復顯又十數傳至某公値

本朝定鼎始遷楓江公從弟辰生諱繪中順治己亥進士授館職未幾歿憤悅延名師課諸子文河其第四子也少穎發貫通經史博綜諸子百家言詩學陸劍南范石湖書法與弟趙董先達嗟異謂辰生可不哀也偕兄某以弱冠補縣學生而文河每試必第一康熙乙丑受知今戸部尚書前學使李公振裕拔貢第一人時李公所

拔皆一時名士文河尤偉標格淸姿令骨飄飄如神仙中人公特睠愛旣抵京師就國子試刑部尙書翁公叔元方爲祭酒或語文河是間天下才主者又具眼復得自雄如向在吳中不已而七試皆第一同館大譁旣共見其文乃翕然以服時

朝廷文治日盛八旗子弟皆欲令知學擇貢士爲之師已授正藍旗教習文河才氣風流倜儻而性方直嚴毅教人有師法今旗籍中出政四方有循聲者多其所指授甲戌部試仍第一以縣令待用長安諸公貴人重其文行爭相延致留無幾以親老馳歸乙亥秋父病且篤

不脫衣帶而養旣不起水漿不入口長號失聲遂得㾓
疾踰半載卒年僅三十九蔣氏信多才胡不永乃爾悲
夫其季弟琦與余善爲道其如此余曰才者天所愛必
奪之以去此恒理也昔王文考賦靈光而伯喈爲之閣
筆子安序滕閣而吳生無所炫其能皆飛騰於弱冠之
前而旋沒於弱冠之後若以三蔣君方二王未爲不永
也雖然文河以孝死固不獨以才致恨矣文河始娶倪
氏早卒壬辰科進士中牟令吳公某欽其才以長女繼
焉生一子四女俱幼

# 程亞園傳

徽州予舊里多聞人自朱子外尤敬愛金先生蔚頤留寓臨川久未嘗一歸思欲登其堂觀其衣冠履舄之遺以激發其志氣家窘急衣食於奔走或遠至數千里外而故鄉獨無由以至程君功以毫素名江以南貫徽之休寧人歲丙戌述其先大人亞園公行事介曾君某以傳見屬曾君曰此圖當時獲交於金先生者也按亞園名猷字瑞二亞園其別號明季就遺才試以七藝受知學使者補邑弟子員明年遂傭自是每試必魁其伍名大起益肆力於學四庫書沉浸醞釀入其中務盡抉以

出求可見於施行而後止時金先生方以文雄天下不可一世獨奇亞園亞園亦奇節自負以文頡頏無所詘文以是日益高然廢困場屋既金先生以大節終亞園恤然無所蔕浮沉仕進闇以其學授人經其指授者猶足以名於時晚工吟咏翁某選七子詩亞園其一人又有大觀閣一集二集俱行於世不自足也年四十九卒程氏故名族自其先世太守某公以來皆以忠孝顯祖某父某皆邑名諸生叔父某遊學荊襄歿無子以亞園嗣比扶櫬數千里哀毀甚至道經洞庭風猛舟亞覆伏柩大慟忽見空中有神人若指麾狀浪遂息舟入咸謂

孝感所致云生子二長卽功舉進士不第次太學生遂
撰次以復功併爲論曰
文人有本原爲臣忠爲子孝是也金先生出故以忠顯
亞園處故以孝稱文章其循所本而溢出者耳兩君子
可以相爲友矣

# 仲烈婦傳

烈婦姓牟氏仁和諸生萬安女生而淑悲始知方名授以孝經女誡諸書即解大義翦柔纂組事輒無學而能家故寒素頗以女紅佐生既工且敏十歲以勞得疾或召醫視之囑醫言無苦詢之則曰恐傷大人意咸歎異之年十五歸仲氏踰年仲氏子卒烈婦慟絶自言無子當從夫地下其家大窘苛之母氏泣撫曰汝出閣時汝父游學山左今將歸矣不能少緩一見父乎始勉存視息既父歸得其情懼其既見將遂引決也念其勇於義宜可以理奪因就慰且勉曰慷慨從容爲節雖一致顧

難易則有間矣阿子信賢當爲其難者且君翁早世君
夫又至此太翁姑春秋高若能節不能兼取孝行乎烈
婦反覆竟日始泣拜受命自是素衣蔬食爲孝養計益
篤以嚴太翁嘗患危疾視者咸謂不起烈婦涕泣夜焚
香告天祈代越日竟愈往冉十年太翁姑皆逾七十憐
烈婦年猶盛終無所倚密謀嫁之有日矣烈婦際聞哀
慟達中夕明日姑往視發扉闃然閤中横一几跋燭燼
香猶在地布毯蜀若祭告之設急蹤之不獲家背河啟
後戶及岸得其常服屨及簪珥諸物始知烈婦自沉也
沿河汲訪數里許無有忽人自上流來日某淺中一女

子殭立疾趨視之則烈婦也蓋烈婦既死其屍逆泝又
刺入旁溪里許止焉溪上山即烈婦夫所葬其靈異如
此舉歸就斂則衣袵齊及裳相屬至韈履皆級縫無隙
當事自大吏以下聞之駭歎設奠奉主祀杭故忠節祠
吾今乃知史策所書奇節不誣也而又有過焉在讀元
史烈女傳長樂石梁柯節婦陳氏以至正二年海賊入
掠被執登舟行二里許振衣投江中明日屍逆流上止
石梁旁歎爲絕異今何其一轍若此乎吾聞泅者之言
溯洄一里當溯游五里又水性上漫下激入焉即仆自
非烈婦正氣之盛烏能以弱質抗洪濤逆溯所宜依歸

而卓然若是若夫色養十年明心一旦中宵哭奠成禮然後縫裳赴波動與禮會無毫髮遺恨以視昔人有尤難者嗚呼忠孝節義天地所依以立也斯人不世出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烈婦父與余同寓廬陵官舍久得其事最實且詳敬次其梗概俾史氏得有所采焉

劉節婦傳

節婦臨川人姓艾氏明舉人廷選女年十六適御史劉公逵子諸生亮歲餘明鼎革東南大亂舉家避兵豐城山中亮送母管先行中途被掠管投道旁井中死亮被驅至南昌遇害劉公悲憤數日亦死節婦喪葬如禮爲夫立後扃戶自守踰十年有族子某與亮同時被掠者肯爲亮歸初亮未出痘其人痘瘢盈頰云擄後始出變易顏面族人俱來覛莫能辨其僞節婦獨嚴拒不見使婢詰以曩昔閨中數事支離莫對因令家人縛送縣官鞫治情亟吐實眾歎異年八十餘終太史氏曰人之能

自立於綱常名教者匪獨其天性厚亦其識智高也彼處汙辱而不羞者知利之爲利不知義之爲利至於身名俱滅何其昧也觀劉節婦辨族子之僞衆人所不能別者定之於俄頃其識智若此宜乎其知所自處矣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非智又烏能處仁哉

傅貞女傳

傅貞女名鳳姑南城人許字葉氏未嫁而夫死貞女矢志不再適居父母家績紡自給年六十餘親黨罕識其面胸檢討成方家居偉其節言於府縣列其事上布政司司以過請旌年例駁詢下南城縣學教諭尹某者素貪璺索貞女金乃爲中阻貞女窮無以應亦不願以金得旌也檢討代饋尹銀米猶嗔其薄竟格不行聞者咸歎恨臨川李紱曰異哉尹氏亦異乎其爲教諭也民之秉彝故好式懿德貞女起寒微能自力於節義窮老不渝苟有人心者孰不欲扶奬之使有聞於天下後世哉

況官曰教諭一邑中彰淑別慝以樹之風聲固其事也乃以求金格貞女旌何以教何以諭耶古之學官必擇惇師老德今學官若此風俗何由古嗚呼豈細故哉

王氏三烈女傳

編修金壇王君澍爲余言其家三烈女事云三烈女者一二爲從姊一族姊也

國初江南未入版圖所在盜賊竊發縣人倪某多力甲申春哨黨爲賊至數千人出沒泖澱兩湖間王氏家長蕩村長蕩即泖湖也日聚族匿蘆葦中賊偵得所在以巨筏渡水來攻三姊年及笄並刦以去每兩賊夾持一人手反縛三姊度不可脫佯爲無苦戚狀賊喜怠其防中流三姊大呼跳賊前持之呼跳益厲筏覆併賊溺焉明日賊尸縱橫水面獨三姊不見既賊尸漂去三姊尸始

出樹皆觧擕手綰髮顏色不少變時無所得梠以舊匱

三層者合瘞湖堧冢生一樹每層三枝相亞人謂之三

烈樹焉余語徧修忠孝節烈之人多奇蹟固誠不可掩

亦天地鬼神巧佐之以驚動流俗助風化使傳於無窮

也三烈樹事奇而理實古所傳碧血白烏青冢文梓木

豈足異哉

書費節母事畧

歲貢生汝昌言將以其女弟費節母之高行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而文者先嘅其本末於予使書節畧如左

按節母吳江人太學用楫女也少從母氏授小學孝經女誡諸書知大義慕孟德耀爲人願得有德者事焉父母亦愛禮之不輕以字人於是年二十二年矣同里費允廸行高而甚文聞其賢乃委禽焉旣歸婉婉聽從翁姑安之稱於中表戚屬謂新婦善事我向聞汝氏女賢不虛云年三十二允廸卒未有子又門戶孤弱無可倚賴者獨允廸有異母弟宁升在襁褓節母慟絶誓以死

殉已而不死或謂費氏舊家忽然中落節母方盛年又無子雖賢將不能自立也節母泫然曰吾不死將爲其重者也令女謂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今費氏雖未有他虞其爲伶仃猶曹氏也心實不忍是以在此吾夫猶未有子幸有叔舍吾其孰撫之叔成立而費氏之先人不餒矣未亡人爲費氏計不獨爲吾夫也叔幸成立而又有子則取以繼吾夫使吾夫無子而有子又安在非爲吾夫計也且翁姑在堂夫未亡吾與夫所共事也夫既亡則未亡人獨任之吾誠不難一死顧安所置二老乎聞者歎息節母以一身上事二人

下撫弱叔藉績紡佐朝夕人咸爲節母攢眉節母顧安之無所苦宁升甫知方名口授以經書稍長則使就師里中名人已復爲辦裝入太學既授室舉子某節母使繼允廸後曰吾老矣不能俟叔犮子也中閒兩經翁姑喪附身附棺必誠信訃告虞禫禮有加或謂節母爾夫亡不克禮可也節母曰要令吾夫在無以復加翁姑有知不令其致恨於子亡不勝喪焉則已矣於戲當允廸初逝厥弟尙幼方抱終養之恨併懼宁升弗克成立無以紹其宗至其身之有後固不敢望也節母始終三十年盡成其志凡其所爲有古列女所難者其可以泯滅

乎哉

國家舊制年踰三十守節者例不得請旌故昌言所求僅止於此嗟夫婦人以節見蓋遇之不幸者也必欲得旌以成節義名則將斲速死其夫以求合於國家之律令乎節母之行若此而束於舊制不得旌則又不幸中之甚者也其宜表而出之視他節義者爲尤亟余史臣也表微之事與有責焉謹書之以告世之健於文者

# 穆堂初稿卷之三十八

臨川 李 紱 巨來

## 疏上

### 請准參將以下給假葬親疏

臣等伏查定例綠旗武職官員副將總兵提督方准丁憂離任參將遊擊以下各官不准丁憂亦不准其給假葬親即督撫提鎮諸臣有為伊等奏請者臣部俱照成例槩不准行但查八旗漢軍在京武職官員其父母若於別省病故者俱准其給假十箇月伏思

皇上孝治天下一視同仁參將以下官弁莫非人子既不丁

憂又不准假揆之情理實有未均實緣臣　部疎忽未能
陳奏今請嗣後參將以下官員除現在出兵者不准給
假外其各省現任參將遊擊等武官凡伊父母病故者
俱照漢軍在京武職之例准其給假十箇月令其葬親
應否准行臣　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奉
旨依議

余在兵部八閱月而奉使之日當四之三奏疏僅百
餘篇又皆滿漢同官公定者不復存稿惟此疏為余

首倡議叉手定稿故併與條陳武闈積弊劄子存之

劄子則余所獨奏者也　自記

覆清核馬驛夫役疏

題爲清核馬驛夫役事據布政司驛鹽道會詳稱雍正二年閏四月初二日奉前任部院案驗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准

兵部等衙門咨車駕清吏司案呈內閣抄出條奏前事一疏奉

旨九卿詳議具奏欽此欽遵該臣等會議得條奏疏稱直省驛站馬車之外復設夫役多者每站至二百名少者幾十名百名不等以供舁輿擡摃遞文喂馬等事每驛除遞文喂馬日所需用三四十名其舁擡之事一月不過

二三日大抵皆當時僱覓民夫所謂額設夫役皆虛名也請

勅諭各直省督撫所屬馬驛分別煩簡衝僻酌存日所必用夫役名數將從前虛額清查核減有公務需用擡挑者照康熙七年之例以一百里爲一站照民間工價給發於驛站錢糧内報銷等語查各省驛站俱按州縣而設所以遠近不等若定以百里爲一站則甲站之夫勢必越送乙站之前而乙站之夫必且空身隨行俟足百里而始交替所僱夫役一去百里一來百里往返必需二日其給直有一日是之價是以得一日之錢而行兩日之

路苦累日甚且康熙六十年六月閒都察院左都御史
朱軾條奏疏稱各省縣驛站夫大半虛名侵冒實在供
役者不過十之二三遇有大差即令夫頭僱募民夫應
用宜嚴行督撫飭令照依定額召募一人受募即可全
活一家而流離失業之民亦不致生事犯法等語經戶
部等衙門議覆奉
旨依議欽此知會兵部通行各省督撫轉行所屬州縣驛官
欽遵在案是各驛站夫有虛名侵冒者尙令募補足數
以供差使今若將額設夫役再行裁汰臨差僱募恐不
肖官員名則開銷僱價實則派之里民百姓更爲受累

於驛站毫無裨益應將請裁額夫臨時僱覓民夫之處毋庸議如有不肖官員不行募補足數仍前虛額開銷者該督撫不時查叅從重治罪如該督撫徇隱不叅或經告發或被科道糾叅將該督撫一併議處可也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題十二月初九日奉

旨這所議未詳盡著再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再會議得條奏疏稱直省驛站車馬之外復設夫役多者每站至二百名少者幾十名百名不等以供舁輿擡槓遞文喂馬等事每驛除遞文喂馬日所需用三四十名其舁擡之事一月不過二三日大抵皆當時僱覓民

夫所謂額設夫役皆虛名也請
敕諭各省督撫將所屬馬驛分別煩僻衝僻酌存日所必用
夫役名數將從前虛額清查核減設有公務需用揹挑
者照康熙七年之例以百里為一站照民間給發工價
於驛站錢糧內報銷等語查定制各省旱驛水驛額設
夫役通共二千二十五萬四千八百四十八名康熙六
十一年奏銷冊內所開實在應付夫役止共用過一百
六十四萬六千六百八十七名一年之奏銷如此其歷
年之奏銷皆亦相去不遠是應付數目與額設數目計
算其應付者總不及十之二三論各省驛站夫役原如

旱驛之有馬水驛之有船養贍預備以待不時之差使而用多用寡皆所不計非必欲照定額所設數目名名應付方准奏銷也若各處驛站果係照額設悉皆養贍有確係必應養贍之理則雖多費此項錢糧亦當勿惜查康熙六十年間曾經左都御史朱軾條陳驛站人夫大半虛名侵冒遇有大差即令夫頭僱募民夫應用宜照定額召募足數等語據此是言原無夫役故遇差令夫頭僱募因原無夫役故令照額召募則驛站徒有養夫之名而無養夫之實已屬顯然或以夫役之不養贍預於臨時僱募以致倉猝不能應付有悞差使或以夫

役不養贍預備遇有差使派累民間是以務宜設法召募足數以復定制但據奏銷冊內開載如一驛額設夫役一百名其無差使之時或至數月不用一名若一日之中遇有各項差使接連過往竟有應付至數百名者過於額設不啻數倍乃無不應時齊集以此看來明係僱募可知是僱募於民間亦無不便可知也蓋僱募夫役係全在夫頭料理使官養夫頭官令僱募錢糧既得節省差使又可無悞揆之事理似乎可行至僻遞地方其額設夫役或三五名或十餘名從無差使應付似應竟行裁去第各處旱驛夫役名色不同有損夫轎夫青

夫白夫圍菸夫長夫短夫走遞夫所夫募夫廠夫兜夫堡夫種種名色恐內有逐日在所必需應酌量存留者有原應裁汰須發夫頭數名以資僱募者相應行令該督撫逐一查明到日再議再水驛之水夫縴夫亦應照條奏裁減旱驛之例一併行令該督撫清查核減逐一查明到日再議臨時僱募與發賠工價不同各處民間工價亦有貴賤不等亦相應行令該督撫斟酌定價務於小民有益勿使短少以致日後派累民間俱應俟其逐一查明到日再議如應存留誤行裁減有應裁減故爲狗隱及定價不如式有浮冒短少等情即屬不職將

該督撫從重議處至條奏所稱請照康熙七年之例以
一百里為一站等語查大路驛站或六七十里或七八
十里係隨州縣而設故差使所用人夫可以按站交替
若畫定以一百里為一站則皆越過城池地方不但夫
役難以聚備伺候抑且無恰好一百里可以按站之村
而倘欲另行設站又復一番紛更應將條奏以一百里
為一站之處毋庸議都察院左都御史朱等又議得直
省驛站額夫不無空缺誠如所奏但僱用民夫實有悞
公累民之處如舁擡之任本非村農所諳而不肖差使
稍不如意輒加鞭撻慣習夫役且不能堪何況農民且

差使鞘餉往來不時牌到催覓預備忍飢耐寒守候站所所得工價不償日給之需當春夏農忙播種搶割惟恐後時應差一日即誤一日之工誤數日之工即失一年之業所關綦重從前縣驛私用民夫猶畏上司覺察僱募或從民便今一著為令不肖官役公然強派小民惟有吞聲忍受而已附近居民既不能獨任勢必不論遠近按里輪充胥役乘機作弊不但扣尅工銀且有分外需索而用少派多得錢私放又或折銀代僱一夫索數夫之價為累不小額養之夫雖遇大差不足使用然各夫平日既得工食臨時自能設法應付或子弟同充

或親友相助可以猝辦若僱覓農民一時不能如數過
有緊急差務遲悞亦所不免況衝驛養夫常二百餘人
即有虛冒猶不下百數十人今若止養數十名則每驛
所裁約百餘人十驛便千餘人此千百無業之民素日
衣食於驛一旦被裁身家俱無着落亦屬可憫應將所
奏臨時僱用之處毋庸議至偏僻州縣差使無多夫役
應行裁減又沿河水驛夫亦有可減之處請行文各督
撫逐一細查可裁減者即行裁減其不可裁減之處務
令照額募足如有仍前虛冒者不時查察
題叅從重治罪等因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題三月初

五日奉

旨道原題奏並九卿前後兩議事情俱着行文各省督撫查明詳議具題到齊之日議奏欽此相應移咨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擬合就行備案仰道照依咨文內奉

旨事理即便欽遵移會藩司迅將粵西通省額設各驛站夫役逐一確查分別水陸衝僻可否裁減及不可裁減之處務須確查明白據實妥議詳覆以憑核咨具

題毋違等因奉此遵即會檄設有夫船之桂平梧三府分別查議據申覆之情由參以管窺之愚見似應仍循舊

章毋庸覆議裁減者也緣奉查議事理理合會請本部

院察核

題覆施行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清核馬驛夫役一案

先經督臣准部咨內奉

旨事理當即檄行該司道確查詳覆去後茲據布政使劉廷琛驛鹽道張若霈會詳前來查粵西額設驛站夫船與他省不同邊地情形又與別省有異除僻處州縣差使無多未經設有夫船之處無庸置議外伏查全書內載桂林府屬臨桂靈川興安全州四州縣最衝陽朔永福二縣衝平樂府屬平樂昭平二縣俱次衝梧州府屬蒼

梧縣衙藤縣次衙桂林府屬臨桂縣東江驛靈川縣大龍驛興安縣白雲驛全州城南驛俱額設站夫九十名永福縣三里驛站夫三十名陽朔縣古祚驛站船一十一隻核定水手二十二名平樂府屬平樂縣昭潭驛昭平縣龍門驛俱核定站船八隻水手一十六名梧州府蒼梧縣府門驛核定站船一十一隻水手二十二名藤縣藤江驛站船八隻核定水手一十六名旱驛既無額馬水驛亦非大船而旱驛設夫水驛設船者均止五處原皆相地度形分别水陸權衡布置驛遞既非濫設夫船數亦無多本無浮冒可裁況差使往來難以預定或

前差方去而後差復臨或去差未行而來差已至即額
設夫船未必一時盡用然必夫船有餘于差使始可隨
到隨應不致遲悞且有一二大差需用夫船過于額設
之數又全賴此額發之夫呼朋引類以情誼之關切濟
官吏之急需若驟議裁革設立夫頭臨時僱應實有未
便廣西河道灘高水險中多暗石非熟識水道善用篙
櫓者不能撐駕其民間小船不過附近往來非其熟游
之處即不能前進大船則用夫既多而行程迂滯僱募
之費較多于額設又不能抵站船之速此站船水手均
難裁減之實情也至于旱驛夫役廣西山多坂少民居

星散鮮有村落兼猺獞雜處性情言語多與漢人不合今若將額夫裁減則素常充夫者盡皆散去一遇差使僱募鄉民無論損撻之事非所熟習不肯承應即勉強應命分途招集難以刻期取齊是一差經過而鄉愚率多驚擾況住居遠近不一差未來即須守候站所差既去又須聽候發落所得之僱價有限而荒廢之時日已多即無派累扣尅之弊已大有不便於民況胥役作弊需索均不能免則始而累及漢民久則害及猺獞此旱驛夫役不便裁減而改爲臨時僱募者也似應仍循舊制無庸復議裁減臣謹會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本稿內案呈俱不備載此案後議乃高安朱公主稿而余所參定者故附存於篇　自記

條陳廣西墾荒事宜疏

題爲

國家生齒日繁邊方既庶宜富敬陳墾荒事宜以興地利

以遂民生事　臣　伏見

本朝深仁厚澤浹於四海

聖祖皇帝愛育黎元太和保合至六十餘年天下民人較之康

熙初年不啻加倍我

皇上視民如傷務農重穀期與天下共登富庶之休

御極以來親耕籍田舉行曠典

恩諭每州縣歲舉老農一人給與八品頂帶又

命督撫以下倡率守令勸農以祇虞書六府周官八政蓋巍

巍乎二帝三王之盛治矣臣奉

命鎮撫廣西蒞任以來仰體

聖心日以民事爲念竊思民爲邦本而食爲民天民食苟不

敷民生何以遂廣西古之荒服土曠人稀近來生齒漸

繁土宜加闢而荒蕪尚多雖勸墾之令日下陞科之文

日上而民鮮蓋藏地有餘利者則墾荒之道有未盡也

臣細思地不加闢其故有六山谿險峻猺獞雜處防範

不嚴則成熟之後多遭盜割種植徒勞一也民性樸愚

止知濱江有水之地易於稼穡不知興陂池水利遂使

高原可耕之土棄於草萊二也止知水田種稻不識旱地可種雜糧三也水耕火耨燒荒薙草古有糞田疇美土疆之法而粤民不知每耕薄地二三年後棄而去之又歷數年地力既復然後再種致多荒土四也出産惟穀納賦需銀差徭隨田而起恐貽後日之累五也良懦墾熟而豪强認占勢既不敵官莫爲理勤而無所恒有悔心六也此墾荒者所以裹足而莫前也 臣 請於屬員中遴選能員專司其事相度宜墾之地移營撥汛俾有恃無恐則盜劫之患絶矣或引泉於山或堰水於河使旱地皆有灌溉之利則高下皆可耕矣多覓農師分別

水旱所宜種者兼植北方高粱粟米諸種則高下之土無不宜矣教以燒荒薙草之法則瘠土皆沃土矣新奉

恩旨水田六年陞科旱地十年陞科廣宣

朝廷浩蕩之恩寬其弓丈薄其科則則差徭可無累矣可墾之荒立標招認定限兩月後開墾卽有豪強不得再行爭認則墾者不憂占奪矣然六者之中興利除弊法制猶易而經費爲難購宜植之種有費僱教耕之人有費爲茅廬以居民有費興陂塘以畜水有費貸牛種有費給食用農器有費所墾愈多所費亦愈多務使經費有出然後開墾可行 臣 再四思維有可以助開墾之費而

又有益於倉庫之儲者敬爲

皇上陳之　臣自到任後即將通省銀米穀石細數稽查覺廣西積穀過多其捐穀一百一十七萬餘石又偏積於四府深爲未便據冊載九府常平倉穀四十五萬六千石有零又加桂柳梧南四府捐穀一百一十七萬八千石有零又積年本色兵米支放羸餘米十餘萬石作穀二十餘萬是共存穀一百八十餘萬矣查直省州縣積貯大縣不過二萬小縣止貯五千以中縣計之每縣存穀萬石已足備荒廣西除各土司外僅六十州縣存穀六十萬可矣今數溢百餘萬又當烟瘴之鄉每歲出陳易

新則廣西係産米之地官穀陳蛀買者恒稀若永久存貯則三年而霉五年而爛十年而化爲灰塵莫若因開墾之便將捐穀量借貧民爲牛種飯食置農器蓋茅廬之資分作二年補還出借之穀先陳後新借穀之民五家爲甲互相保結則穀石不致朽蠹不虞虧折而開墾之事得以舉行官民兩便莫踰於此其陂塘水利費用浩繁非小民借領穀石可辦嘗查勘最急者先行修築卽以臣衙門稅羨規禮倡捐庶費有所出而事可成矣此事先經提臣韓良輔摺

奏復經臣覆

奏奉
旨令臣具
題臣謹會同廣西提臣韓良輔合詞具
題至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敕部議覆施行

請

賜祭廣西從前殉難諸臣疏

題爲欽奉

恩詔事雍正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奉到

聖祖仁皇帝配

天恩詔內開一款文武官員爲國捐軀效力行間甚屬可憫出征陣亡之拖沙喇哈番三等侍衛以上文官知縣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官員俱賞祭一次欽此欽遵在案臣到任後

稽查案卷志書悉心體訪以仰副我

皇上教孝教忠至意但查廣西一省自吳逆倡亂案卷灰燼

從前殉難諸臣無可稽查歷時既久亦無可詢訪其在
康熙十三年以後有案卷可稽者共得五人一巡撫馬
雄鎮者當滇逆煽禍逆帥孫延齡殺都統佐領應賊雄
鎮檄提臣會勦不應蠟疏遣子入京乞師延齡詗知夜
圍撫署執雄鎮送逆賊吳世琮營不屈遇害闔門死者
百有餘人
敕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一原任將軍兼巡撫傅弘
烈者先以慶陽知府預奏吳三桂逆謀坐罪繫獄蒙
聖祖皇帝天恩減死論戍蒼梧比三桂與叛廣西湖南相繼淪
陷弘烈募兵討賊二年之間克復全粵

聖祖簡任廣西巡撫佩撫蠻滅寇將軍印復
奏請進兵討平滇黔降將馬承蔭邀請計議單騎往赴被
執械送桂陽罵賊不屈遇害
大師謚忠毅與馬雄鎮俱經原任撫臣郝浴
題請奉
敕建雙忠祠每年春秋祭祀在案一潯州知府劉浩康熙十
三年七月孫延齡以桂林叛附吳逆狗攻潯州府浩摟
城拒賊及偽總兵線成德攻陷平南殺知縣周岱生典
史武佐鼎等遣兵助攻潯州副將蔣秉鑑獻城內應將
浩執送賊營父子五人抗節不屈同時捐命家口百餘

恐被殺害亦經前撫臣郝浴

題請

賜䘏又一爲北流知縣張應勝康熙十三年十月孫延齡逆黨擁衆數千攻擊城池應勝調集鄉勇固守三日勢危計急分兵出戰常守備由西門出奔降於賊應勝率鄉勇由南門出典史胡萬俊亦率衆降賊應勝勢孤不敵爲賊所殺同時家丁五人工房何涵均被殺死後經司府縣詳請

題䘏護撫臣崔維雅以詳報遲延日久不便具

題批飭存案又一爲平南知縣周岱生附見劉浩張應勝

案卷內兼載省誌內開岱生有膂力兼饒智畧閻孫延
齡附逆四出侵掠岱生亟修城堞繕兵器備賊癸丑七
月賊趙平南岱生偕典史武佐鼎迎戰於大峽口斬賊
弁歐倫等數十人又戰於武令峽復斬賊千總吳飛龍
等賊總兵綫成德大忿麾賊蜂擁以火具攻之岱生無
炮眾潰遂被執殺於潯官橋下妻楊氏自刎長子儒暨
佐鼎等被殺者十六人各等情臣查原任撫臣馬雄鎮
原任將軍兼撫臣傅弘烈原任潯州知府臣劉浩此三
官者俱係捐軀殉難已蒙
聖祖賜卹贈官今恭遇

恩詔應請
賞祭一次原任北流知縣張應勝及平南知縣周岱生亦俱
捐軀殉難雖有案卷可稽但未經
題請
賜䘏今應否補
䘏抑或
賞祭一次之處伏候
聖裁又有誌書內所開殉難羅定協中軍都司吳錫殺戰死
於平樂府又富川知縣劉欽鄰爲孫延齡執囚不屈自
縊俱康熙十三年殉難曾經

賜邺贈官但無卷案可稽未便列請相應一併

題明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請分撥桂梧南柳四府捐穀疏

題爲請均撥貯捐穀以濟實用事竊臣叨蒙

恩命巡撫廣西稽查積弊有虛名而無實用至于累官累民者尤在捐穀一端查廣西捐穀專積于桂林梧州柳州南寧四府問開捐之初實由四府任事之官欲專其利非實爲備荒計也如果爲備荒計自當九府分捐何獨積於四府據云桂爲省會梧爲通衢皆商賈輳集柳有提標南有鎮標則兵丁稍多然此實飾說耳商賈兵丁較之民數僅百分之一積貯原以爲民以民人言則桂梧南柳不甚加多餘五府亦不甚加少一有荒歉廣西

地方遼闊動輒千里猝難呼應此所謂有虛名而無實用也至於原收捐價發給州縣存貯每石止給三錢連建倉在內穀貴之年實難購買近年始漸次買補而南方潦濕數年前所買漸有變色將來必須添換即行糶三之法每歲應賣穀三十四萬四府民人豈能行銷又倉穀年久不及民間新穀遇豐收之年尤難糶賣積久霉蛀必須賠累亦非桂林等四府官民力所能支臣細思救弊之法請照地方大小酌量多寡將四府捐穀分貯九府既可分行出陳之法即有賠累亦以分任而稍輕又臣前

題請墾荒事宜請將捐穀借給牛種九府各有荒地則九

府各有墾荒之人勢不能俱就四府搬運如九府各貯

有捐穀可以隨地借給又近奉

旨設立社倉督臣孔毓珣請將常平倉穀借民取息爲本意

亦甚善但常平倉穀止四十餘萬而糶借兼用至捐穀

一百一十餘萬則糶與借兩無所用似未盡調劑之平

若各府均貯有捐納穀石則可以捐穀借給九府之民

取息爲社倉之本而常平倉穀可專存爲糶賣平價之

用矣蓋一轉移間而捐穀不憂朽蠧不累官民各府墾

荒有資社倉有本較之偏積四府似爲妥便可以久行

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定廣西驛站疏

題爲酌定廣西驛站限期仰祈

睿鑒勅部議覆以便遵守事雍正二年七月初十日准通政

司爲咨查事內開本使司圖蘭條奏准兵部奉

旨議定各省本章除緊要事情令其連站星馳外其餘每日

限行四站各省督撫將軍提鎭等原奏衙門按各省到

京係若干站給定限於批廻內註明限期投通政司查

核如有情弊交與該部照例治罪等語本使司已經通

行各省在案今查得署廣西巡撫韓良輔題本一本限

五月初十日投進遲至十七日方到違限六日據傳牌

內廣西遲十二站湖廣遲六站河南遲二站直隸遲二站共遲悞二十二站查此踈係缺本或有趲缺壓缺之處亦未可定相應移咨貴撫將延延之處逐一嚴查明白咨覆本使司可也相應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業經檄行驛鹽道飭查本境并移行湖南湖北河南北直各撫臣飭查因何稽延遞送等弊之處查明見覆等因各在案該臣查看得前署撫臣韓良輔准兵部通政司咨各省本章一日限行四站業經行據驛鹽道張若霖詳稱廣西驛遞經由湖南湖北河南北直地方應移查湖南等四省作何限期以便扣限業經移查

四省及咨明兵部通政司在案仍遵依部文一日四站扣限將本批照依廣西至京六十九大站扣算限十七日到京昨准通政司咨查違限六日到臣復經行送查明本境及移查湖南湖北河南北直在案但廣西至京除河南北直驛路每站不過六七十里又道路平坦應遵部議一日限行四站其各遲悞二站之處應俟直隸河南咨覆到日另行咨覆通政司外其湖廣遲悞六站廣西遲悞十二站則實因站頭太遠山高溪深又廣西一省並無驛馬而前著撫臣所限太速之故也自廣西至河南中多大站有以一百二三十里爲一站者有以

一百七八十里為一站者此中尚有腰站前署撫臣俱未算入即六十九大站以十七日計之亦尚多一站此因站頭太遠致有遲悞者一也自廣西至湖南沿途山溪險阻靈川全州一路有馬蓼小溶江烈水咸水等溪山水時發並無船渡須水落方行全州至湖廣衡州五大站俱係高山仄徑中有跌馬牛崑孟公王公熊飛觀音將軍等七大嶺上下陡急各五六里此因路徑險阻致有遲悞者二也又廣西一省並未設有驛馬由桂林至湖廣永州府大小六站俱用驛夫步送踰山越溪深林密箐夜行甚難此因驛站無馬致有遲悞者三也今

准湖北撫臣咨稱湖北至京計四十五站因站有遠近以十二日計限到京如遇黃河水起氷凍賫本差役取具地方官印結檄查又准湖南護撫臣咨稱湖南至京計五十九站限一十五日到京又稱由長沙至湘陰一百二十里路多崎嶇必須由撈刀河新牆河洞庭湖至漢等處倘有遲延請毋扣究等語而廣西至湖南長沙尙有一千零九十里高山深谿之險路其路荒遠並非步弓丈量官路可比每百里約可抵北方官路一百三十里又廣西無驛馬俱係驛夫步送今湖南既限十五日至京則廣西不能以十七日至確然而無疑矣臣請

酌定由廣西省城至湖廣永州府大小六站山溪險路又係驛夫步送應限二日半由永州至長沙山溪險路七站共七百里可抵北方平路九百里應限三日半共限六日至長沙府再加長沙至京十五日之限共限二十一日至京較向來舊限二十八日到京已速七日此中更無空隙可容壓缺趕缺等弊既酌山川平險之勢又均驛夫馬步之勞本章既無遲延驛遞亦免疲困似為妥協其或遇黃河冰凍水起大江阻風及山水驟發以至遲悞一日半日者比照湖北咨稱令賫本差役取具地方官印結繳查可也再此案止應咨覆部司因原

文一日四站係經兵部議覆奉
旨依議通行之案今廣西山川險遠又無驛馬不能依一日
四站之限理合
題明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設崇善茘波二縣學疏

題為邊士進身無階籲詳建學以鼓士氣以廣
聖化事據布政司詳稱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本部院
批據太平府詳稱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崇善縣
知縣周夢錦詳稱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據舉貢監
生員馮龍章等呈請建學等因該署布政司事按察使
白洵查看得崇善茘波二縣僻處邊末仰蒙
聖祖仁皇帝文教覃敷恭遇我
皇上御極以來加意作養邊方士子無不人人知奮茲誦振
興第是學校未建文武童生未定有入學額數是以先

據崇善縣紳士援例激切呈顲詳奉批司查議并查通
省尚有應行建學之處查明一體會
題等因遵即檄行太平慶遠二府妥議詳報去後茲據該
府各詳覆前來本司覆查崇善縣附於郡城設有府學
文廟似可毋庸添建今荔波縣學應請擇地營造旣據該
守令情願率先創捐建立絲毫不敢派累毋庸另議至
學校告成司鐸之責不可缺員合無俯如各該府縣所
議將太平府訓導酌撥崇善縣學慶遠府宜山縣訓導
酌撥荔波縣學專司督課容俟人文加盛之日另請
題設庶免添官之繁又省俸工之費再崇善縣照中學之

例荔波縣照小學之例均應如各該府縣所請祀典廪
糧及考貢旗區等項應請各照中學小學之例所需各
項銀兩在各該縣每年地丁銀糧內動支入冊奏銷事
屬允協相應詳請伏候本部院察核會
題施行等情到 臣 據此該 臣 看得崇善荔波二縣地處遐
荒仰蒙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文教覃敷今又恭逢我
皇上御極以來崇儒重道加意作人薄海內外咸歸化育
特沛恩綸廣額增科雖屬邊方士子無不共知奮勉絃誦相
聞其有學校未建士子進身無階者理宜

題請以光
聖治先據該太平慶遠二府詳據崇善荔波二縣各詳請建
學經臣批司查議去後茲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白潢
詳議前來臣覆查無異似應允其所請仰懇
皇恩特准設學庶邊方士子莫不同被
聖朝文明之化永沐造就
隆恩於無旣矣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

覆奏欽奉

上諭及條奏議行諸事疏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二年正月十四日准兵部咨開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孫柱盧詢侍郎牛鈕面奉

上諭爲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尙虛名朕纘承丕基刻以吏治兵民爲念事無大小周思詳慮求其見諸施行實可以有濟天下者必下諭旨諄諄告誡中外條奏有當理者無不嘉與採納所冀內外臣工實在遵行庶有成效一年以來所下諭旨及中外條奏須發於六部九卿八旗各直省者

亦已多矣內外衙門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
告示徒託空文竟不見諸實事則不徵不信豈朕倚毗相
助爲理之至意倘所下諭旨及條奏准行之事其中果有
一二未盡允協宜加損益者自即當據實入告爾等即通
行六部九卿八旗各省督撫提鎮凡從前所下諭旨及條
奏議行事件皆令其於來年十二月各條各款其實在如
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條分縷析明白奏聞至有
密奏密下諭旨者仍密行詳悉奏聞朕之所以寬其期限
者俾欲各得悉心體究斟酌施行於吏治兵民實有所濟
各宜砥礪以副朕懷特諭欽此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施行

等因到前督臣孔毓珣欽此欽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實心實政勵精圖治宵衣旰食
廑慮既無不周明目達聰邇言亦無不察猶恐臣下奉行不
實徒託空文寬立期限令臣等逐一覆
奏謹以
至聖之德而行至誠之道誠非三代以下帝王所可及也臣
自到任以來即欽遵
聖諭謹將廣西地方從前欽奉
皇上所下諭旨及條
奏議行事件逐一稽查半年以來頗知梗概茲時屆十二

月正當遵

旨覆奏之期除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

皇上密下諭旨及督臣孔毓珣密

奏者應聽督臣覆

奏外其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旨以前

皇上所下諭旨及條

奏議行事件由部文咨行到廣西者現在如何施行及行

之如何已有成效應遵

旨如本年十二月內覆

奏但條件繁多不竟不便稍闕 臣 謹另造黃冊各條各款
自爲起止前列部行原文後加覆
奏之語首尾明白庶便
御覽其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後
皇上特下諭旨及條
奏議行事件於雍正二年正二月以後到粵者通行未久
有無成效未敢草率覆
奏應否於雍正三年十二月內覆
奏候合於
皇上寬其期限俾得悉心體究斟酌施行之至意至於

皇上特下諭旨及條
奏議行事件內有止應欽遵非有所施行之事無容覆
奏若若俱併爲一冊則過於繁冗若竟行畧去又恐臣愚
昧分別未當謹另爲一冊附呈
御覽庶無遺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